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五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母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宮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

金陵南門外

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為孝公魯人
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宮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母若斯 亦誠足恃

贊曰

保母義人 舍子救稱 赫赫周王 伯御是膺
孝公以立 臧氏是成 託孤不負 魯國之禎

楚成鄭瞽

鄭瞽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
臨後宮宮人皆傾觀子瞽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
行者顧子瞽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為夫人子瞽復不

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瞽遂一顧

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

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顧何也子瞽曰妾聞婦人以

端正和顏為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

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

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

曰善遂立以為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為

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

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為亂矣且其人蠡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瞽曰令尹之

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

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瞽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

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譖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恐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弟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譖之者乎夫見疑而生衆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興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遂自經

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試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子瞽先識 執節有常 興於不顧 卒配成王
知商臣亂 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 以殺身盟

贊曰

子瞽不顧 義理弗忘 楚王遂立 陰道是章
蜂豺忍人 子上不減 夫人同哲 先死亂邦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

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

晉圍質秦 配以懷嬴 圍將與逃 嬴不肯聽 亦不泄言 操心甚平 不告所從 無所阿傾

贊曰

晉圍欲歸 秦嬴不與 莫泄其謀 恐負厥義 善處夫婦 去留兩可 克緩其倫 彼此得所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句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既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一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

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束帛乘馬取婢子於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為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孤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為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為君王死而況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

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既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閭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為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越姬執禮

終獨死節

群臣嘉美

維斯兩姬

其德不比

贊曰

雲夢之望

蔡姬輕許

救陳之役

越姬義死

先規莊王 淫樂改只 毋信子仁 惠王終與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

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大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第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蓋將之妻 據節銳情 戎既滅蓋 丘子獨生

妻耻不死 陳設五榮 為夫先死 卒遺顯名

贊曰

臣分於君 義當借死 自殺不終 妻詬其止

由義至賢 素聞詡詡 一亡感戎 無疆著史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毋耶曰是也毋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兄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

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毋其親愛也痛甚於心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號婦為義 齊兵遂止

贊曰

魯野之婦 軍及棄子 公義抱姪 齊將明只
按兵止伐 齊君乃許 束帛之賜 國家賴矣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
簡子既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
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
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
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

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
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弟慢夫非
義也以夫怨弟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
呼天自殺於磨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
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

頌曰

惟趙襄子 代夫人弟 襲滅代王 迎取其姊
姊引義理 稱說節禮 不歸不怨 遂留野死

贊曰

襄子弗仁 誘殺代王 姊不義迎 磨笄自戕
代地趙王 夫人寧亡 善處骨肉 一道亦滅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

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背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

義繼信誠 公正知禮 親假有罪 相讓不已
吏不能決 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 卒免二子

贊曰

對所欲殺 割所甚愛 後母前子 不忍相害
齊王盡赦 仁哉天蓋 愷悌有詩 萬世永載

魯秋潔婦

潔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食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收子之齋與笥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母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污行也污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改娶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潔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採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無二 歸而相知 耻夫無義 遂東赴河

贊曰

採桑之婦 豈見金夫 意志兩言 足知弗污
投河自耻 孝義不悖 秋胡之心 夷然罔愧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
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隣人恐主父覺其淫者
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
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
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
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
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
不言主父弟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
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
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
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
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
云無言不醜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

周主忠妾 慈惠有序 主妻淫僻 藥酒毒主
使妾奉進 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 終蒙其福

贊曰

夫婦倫變 毒酒以湏 媵妾兩全 主父終知
殺妻貴婢 死以禮辭 仁厚之名 君子歸斯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

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柰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亡族已滅子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以大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人伏鷄搏狸恩出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

秦既滅魏 購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為利違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遺

贊曰

秦破魏國 金求逋誅 乳母公子 深澤逃之
敵軍追遇 射矢俱斃 禮葬寵兄 一節萬世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
火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
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
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
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
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
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梁節姑姊 據義執理 子姪同內 火大發地
欲出其姪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已

贊曰

誰謂兄子 厚與子同 取之於火 偶不得兄
梁婦畏義 難明至公 終赴火死 節潔可隆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
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
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
歲好而取之置之毋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
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

嘻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毋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母聞之遽疾行問初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母意亦以初為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効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為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効不能就一字關侯

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母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珠崖夫人 甚有母恩 假繼相讓 維女亦賢
納珠於關 各有伏愆 二義如此 為世所傳

贊曰

關法重珠 二義爭死 鏡奩之置 誰克明只
吏感廢効 寧坐以此 弃珠遣去 慈孝世美

邵陽友娣

列女傳卷五

五

友娣者郟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
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
宗建獨坐死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嘻獨今乃
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為誰延
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
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
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
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
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
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
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
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緘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

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娣善復兄
讐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季兒可以為則矣

頌曰

季兒樹義 夫殺其兄 欲復兄讎 義不可行
不留不去 遂以自歿 馮翊表墓 嘉其義明

贊曰

季宗之讐 友娣初昧 既知延壽 義難與慙
告女不留 緘經無悔 有光郟陽 馮翊表代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讐人欲
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
父使要其女為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

宋本乃告其夫使
卧他所八字雙行
夾注

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
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
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
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
讐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讐人
哀痛之以為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
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亡行之高者也論語曰
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 夫讐劫父 要女間之 不敢不許
期處既成 乃易其所 殺身成仁 義冠天下
贊曰

父夫之間 事機難處 曰孝曰義 以身當死
東首一臥 全夫生爾 讐家亦感 成仁為美

宋本多此六字

宋本失新刊二字
因殘毀故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五終

余氏勤有堂刊

錢本宋本校 董圖

新刊 列女傳卷之六

辯通傳

齊管妾婧

妾婧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婧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婧曰：妾聞之也。毋老若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

立以為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
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
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
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
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
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
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
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
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為相齊國以
治君子謂妾媵為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甯戚 命管迎之 甯稱白水 管仲憂
妾進問焉 為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贊曰

妾媵四母 默啓賢隆 白水有章 管仲靡通
公異甯戚 天誘其衷 相齊以治 伊誰之功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為郢大夫有入
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
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
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
信盜之寡人不為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
之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

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毋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宮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絀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毋之布因賜金千鎰毋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毋智若此

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毋善以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毋動心 旣歸家處 亡布八尋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毋金布

贊曰

宮中之盜 江乙見絀 其毋亡布 令尹咎執
徵諸叔敖 政良盜息 無人危言 辭金千鎰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謁

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
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
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
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著於天下
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
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
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覩
陰三覩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
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
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
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立
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弓工妻可與處難詩曰敦
弓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公怒弓工 將加以刑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列其勞苦 公遂釋之

贊曰

弓工之妻 救夫之死 陳古三仁 俾良心啓
四妙之勞 辭罪有以 射道進公 賜金既處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婧景公有所愛槐使
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
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

加罪焉。靖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為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既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衍幸得克城郭為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孽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為六畜傷民人，不為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卜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為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

槐，令犯者死，欲槐之故，殺靖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傷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景公愛槐 民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惶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爲言 遂免父殃

贊曰

公有愛樹 傷者加罪 其女告相 曲先直謂
宋君慈民 請雨天對 拔木廢法 免父罔熟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
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
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輕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
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
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
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辯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寃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贊曰

昭氏辯妻 大夫罔肆 折軸之偶 路狹有自
以理拒侮 辭正且是 旣慚復越 從鄭何故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響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陋固

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北鄙之人也自北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篇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風
子貢三反 女辭辯深 子曰達情 知禮不淫

贊曰

觴琴絺綌 賜三爲辭 處女屢酬 儀言兼思
達情知禮 孔子稱之 因志觀風 載徵諸詩

趙津女娟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釐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易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

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其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驥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殷左驂牝驥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祓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

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為夫人君子曰女娟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

趙簡渡河 津吏醉荒 將欲加誅 女娟恐惶 操檝進說 父得不喪 維久難蔽 終遂發揚

贊曰

津吏祝釐 為君乘險 不有女娟 孰明忠掩 持檝願備 二王是闡 立為夫人 協夢匪鮮

趙佛盼母

趙佛盼母者趙之中牟宰佛盼之母也佛盼以中牟

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盼之母將論自曰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為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

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盼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盼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盼既叛 其母任理 將就于論 自言襄子

陳列毋職 子長在君 襄子說之 遂釋不論

贊曰

中牟誠叛 論及其母 母有理辨 君何仕應

暴臣在君 匪母之所 襄子行德 心寫君子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娟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治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卽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閉虞姬於九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娟之幸得蒙先人之遺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讌昵附王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倦倦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為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不意大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為汙柳

下覆寒女不為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
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
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冒不能自明妾聞寡婦
哭城城為之崩亡士歎市市為之罷誠信發內感動
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眾人
莫為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汙名而加此二罪義固
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為莫白妾之汙名也且自古有
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為殘妾既當
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為邪破胡最甚王不
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
即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
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飾非務盡其職

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情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距強秦

贊曰

去讒被讒 進賢疑賢 虞姬不幸 幾陷難焉

威王善察 聽言白寃 破胡既烹 齊治克堪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監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極
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流棄

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于鄉里布衣而欲于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

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籠䟽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乎無塩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

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鹽之女 干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亂煩

宣王從之 同前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鹽君

贊曰

女非醜賤 乃貴安國 不弃不售 短褐拂拭

詳陳三殆 宣王嘆息 改德拜后 弘資乃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

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以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宮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

自止王太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
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
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
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為天子安於節儉
茅茨不剪采掾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
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為苛文
造為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廢時也
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
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
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為后出令卑宮
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
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

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逃
亡而弒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
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為變常

王召與語 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贊曰

有女採桑 不可瘤鄙 弗觀閔王 禮闕寧死

奇聖兩稱 諸宮笑只 對以仁義 化威賴此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
毋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

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椳橈墮椳橈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椳橈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

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螂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頃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

齊逐孤女 造襄王門 女雖五逐 王猶見焉
談國之政 亦甚有文 與語三日 遂配相君

贊曰

孤逐之女 願當齊王 左右間之 識而靡忘
三日與語 相道益昌 尊事配賢 用人有光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

遊五百里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發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墻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且殆也墻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

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壤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濶達一患也宮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饑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

詩云北風其喑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處莊姪 雖爲女童 以幟見王 陳國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贊曰

楚原旣逐 國殆可知 鄰間淫樂 奸謀發兮
緹幟一舉 謁戒龍魚 五患悟君 女童莫希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

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入

終沒後言

贊曰

會績以燭

徐吾寔貧

李吾較之

餘光愛明

損益兩辯

妾役事并

善哉其辭

與夜載循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示而民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

拙宋本沒字處

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顛者髡抽脅者笞刑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贊曰

父罪當刑

五女有救

緹縈上書

願贖以奏

天子憐詔

德教少牖

肉典始革

漢令罔咎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終

辭通第

錢本宋本校

蕘園



